



穿越

文壇行走三十年

山西文壇有兩座石山——「張石山」、「韓石山」
曾有業餘文人戲稱：「不推翻山西兩座大山，我們就別想出頭。」
本書見證了張石山縱橫文壇及與其他文人交往的精采往事。

張石山·著

穿越

文壇行走三十年

張石山·著

◀自序▶

你將如何走過「歷史」

幾年前，在一個文學講座上，我首次公開發佈了自己的一點生命體認。事後，有一位青年聽眾告訴我，我的講座從頭到尾極其精彩，而最為震撼人心的，正是我的那點體認。我說：「從事文學，至少能夠讓我們兩世為人。」任何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這是最普通的常識。「兩世為人」，可能嗎？

一般人，所謂芸芸眾生，對一次性的人生缺乏自覺。來到過、生活過，最後走掉，如此而已。但文學猶如美學、哲學以及佛學，能夠開啟心智、覺悟性命。文學家來到過、生活過，最後也要走掉，卻並不僅止如此而已。因著從事文學，文學家始而可能有所反思、有所反省；繼而有所覺悟、有所昇華。距離造成審美；審美達到超越。苦惱庸碌夾雜了快樂激揚的人生，於是不再僅僅是一次性的人生。

文學家有別於常人者，正在自覺。自覺，因而可能反思一次性的人生；經由自覺的反思，一次性的人生因而可能在審美的層面上達到昇華。實證菩提，九轉丹成。

我在三十歲走進文壇，三十而立。今年，我五十有九，虛稱六十。六十耳順，一個甲子。從文恰好整整三十年。毫無疑問，我行將步入或者說已經步入老年。眾多往事皆成回憶，而回憶是老年人的專利。我的人生，已經基本被界定屬於文學；我相信，不得不相信，我與文學有緣。進入文壇，從文三十年，構成了我的人生主體。

文壇錘鍛了我的同時，我穿越了文壇。

穿越文壇，在文壇行走三十年，親見的人物不少、親歷的事件也頗豐繁。早些年，我就產生過這樣的念頭：我要把行走文壇三十年的見聞書寫出來。我們山西文壇的耆宿元老，我們的老師西戎和馬烽，

身處文壇半個世紀乃至六十春秋，他們的經歷該是多麼豐富、多麼寶貴！然而，西老最後突然中風失語；馬老像平素一樣去住院、卻再也沒有像往日一樣痊癒歸來。發生在眼前的這樣活生生的例子，簡直驚心動魄！也許，老師們並不願意將他們的回憶形諸文字；但是，假如他們曾經有過那樣的念頭呢？天不假年，死神施出了霹靂手段。

所以，我那時斷時續的念頭，終於變成了今日之行動。

我將依據回憶，直面歷史，寫出這部名為《穿越——文壇行走三十年》的長篇文字。

既已醞釀有年，作為一名成熟的作家寫手，動筆之前，我大致給自己定下了幾條原則。簡單說來，沒有脫出「為什麼寫」、「寫什麼」和「怎麼寫」幾個方面。或曰，幾條原則關乎幾個「W」。

1. 為什麼？

一開始，有點寫作的衝動；衝動漸漸變成某種理智的思考。行走文壇三十年，經過若干事，見過不少人，體驗過許多喜怒哀樂，聽說過許多趣事軼聞。文壇儘管不再景氣，但在我的價值天平上，文壇名流絕不亞於歌壇明星，文人雅事絕不次於藝人花邊。對於關注文壇的讀者，文壇事件和文人趣聞，會有看點。

當然，看點還在其次。更主要的、最關鍵的，是我想追述歷史。反顧來時路徑，撿拾途中珍奇。而正視歷史，或能啟迪來者。我應該寫點什麼，莫如說我不應該放棄職責。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吞噬真實的黑洞。

當仁不讓，捨我其誰。

2. 寫什麼？

當然是寫我的見聞。見聞駁雜，難以通統入文。換個角度說話，「寫什麼」如果不易界定，那麼至少我可以明確告訴讀者，我「不寫什麼」。我不會涉及他人的隱私，也不會敘述我認為無聊的瑣事。

若干事件，包括趣聞軼事，我當然不會時至今日才想到去做調查；我將主要依賴自己的記憶來寫作。個人記憶，能夠保證絕對真實

嗎？況且真實與否，好比善惡美醜的判斷，又常常可能見仁見智。

我只能保證：凡我所寫，將無一字無出處。非我親見，必是親耳聽到某人轉述。這兒說的「某人」，也並非虛指，而是實有其人。

3. 怎麼寫？

我將秉筆直書。我絕不會「因人廢文」。不會因著關係友好而刻意粉飾，也不會因著交往冷淡而橫加刀斧。

這樣的文章，可一而不可再，我將如履薄冰、格外在意。

追述歷史，筆者的文學生命曾經參與了那特定歷史的編織，而歷史不容戲弄。

粉飾回護，曲意偏解，不是我的初衷。與其那樣，寧可不寫。

此刻，不禁想起春秋時代的那則著名的史官故事。因為秉筆直書，父親被殺，兄長被殺；弟弟手捧刀筆、竹簡上朝，要冒死繼續直書真實的歷史。前仆後繼，寧死不屈。

血腥不容掩蓋，不義難逃審判。

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

三十年之回憶，事件繁複、人物眾多，百密難免一疏，千慮或有一失。如有舛錯，文責自負。讀者如有不同看法，也歡迎爭論。

寫出真實，或對某些人物有所開罪，無法可想。寫出什麼，文責尚且自負；做過什麼，難辭其咎。做什麼尚且做得，難道還寫不得嗎？

這是文學的職責，這是我的使命。

是為序。

西元2006年1月

夏曆丙戌年春節

目次

自序	你將如何走過「歷史」	3
開篇		9
第一章	文壇五老	13
第二章	借調生涯	27
第三章	編輯群像	37
第四章	閻氏故居	47
第五章	從文苦旅	57
第六章	東陽筆會	65
第七章	走近文壇	73
第八章	噩夢醒來	85
第九章	巷內人物	95
第十章	當年軼事	109
第十一章	北京領獎	121
第十二章	出省赴會	139
第十三章	省內筆會	155
第十四章	風雨變奏	175

第十五章	決定因素	187
第十六章	求學京城	197
第十七章	分家波亂	209
第十八章	黃河筆會	225
第十九章	為官一任	233
第二十章	事變前夜	245
第二十一章	換屆親歷	261
第二十二章	登臺伊始	273
第二十三章	牢房生涯	289
第二十四章	內陸九三	307
第二十五章	愈演愈烈	321
第二十六章	房子話題	331
第二十七章	秀才造反	353
第二十八章	捨生取義	371
第二十九章	世紀曙光	383
第三十章	鍍金時代	399

開篇

所謂文壇，這個概念到底應該如何界定？莫說是局外人，即便是一輩子身在文壇者，恐怕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比方咱們山西文壇，它到底是指什麼而言呢？是文人聚會的那麼一個場所？還是大家舞文弄墨的地界？很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味道。

我們只知道，山西省有個在黨領導之下的群團組織省作家協會。山西省作家協會機關辦公的地方，在著名的太原市南華門東四條。我們當然不能斷然指認這兒就是山西文壇；但我們確實也難以否認這兒就是山西文壇。

為了敘述的方便，而不必在名詞概念上糾纏，在我的這部著述中，但凡說到「山西文壇」，往往會用「山西省作家協會」來做指代。

我從1977年進入山西作協工作，至今已經三十多年。從三十歲到六十歲，我始而「走近」、繼而「走進」了山西文壇；不久我將退休，最終「走過」山西文壇。形象一點來描摹，對於山西文壇，我不過是一名過客；這名過客走過文壇，彷彿一顆流星劃過天穹、穿越夜空。所以，我使用了「穿越」這個字眼，來做本書的標題。

三十年來，我最先是作家協會機關刊物《山西文學》的一名編輯，後來擔任過一任主編；然後被聘為作協下屬山西文學院的專業作家，直到如今。三十年來，我始終在山西作協工作，佔著這裏的一個編制，在這兒領取屬於我的一份工資。我的主要文學活動，基本是在山西文壇。不過，因為我是一名作家，曾經獲取全國小說獎而到北京領獎，曾經參加過若干次中國作協舉辦的全國性會議，還曾經就讀於中央文講所和北大作家班，所以，我也曾某種程度地在某種意義上走近過整個中國文壇。也因此，我的這部著作《穿越——行走文壇三十年》，在主要敘述描摹山西文壇人物掌故的同時，亦將不失時機地涉獵若干有關中國文壇的見聞。

前者為主幹，後者為枝葉。

山西作協，大致與建國同步，成立已有五十餘年。從趙樹理、馬烽、孫謙、西戎、胡正等前輩作家由外地紛紛回到山西，於1956年召開首屆文代會、確定了山西文壇早期的基本格局算起，則整整五十年。

1956年到1966年文革開始，正好十年。以趙樹理為首的所謂「山藥蛋派」形成，兀立於中國文壇。前輩作家聲名卓著、名聞遐邇。1966年到1976年，十年動亂。老作家們被批鬥下放，山西文壇被徹底摧毀，不復存在。1977年到1988年，大致也是十年。這十年裏，西戎一直是作家協會主席。前半截，馬烽擔任文聯黨組書記，是一把手；西戎擔任文聯副主席兼作協主席，具體主持工作。後半截，亦即1984年底文聯作協分家後，胡正擔任作協黨組書記主持工作，作協主席西戎是黨組成員，但基本退居二線。這十年裏，山西文壇有晉軍崛起。我們這一代青年作家成為支撐山西文壇的主力。

1989年到2000年，又是大致十年。作家協會換屆，焦祖堯被選為新的作協主席，同時擔任黨組書記。書記、主席一肩挑，大權獨攬。這十年，就我的真實感覺，是感到壓抑的十年，是呼吸困難的十年；這十年，也是山西文壇創作低迷的十年，是兩個機關刊物《黃河》與《山西文學》發行份數屢降，最後瀕臨死亡的十年；這十年，更為顯見的是山西作家在全國各項評獎活動中消失蒸發，沒有任何人拿回任何一個全國獎的十年。

——我省文學院作家成一，曾經給這十年、給焦祖堯的工作做過一個總結，是為「一二三四」：

一、全國評獎得了「一個」光頭；二、死了《黃河》、《山西文學》「兩個」刊物；三、前後攪散了「三屆」黨組；四、破壞了「四代」作家的團結。

2000年換屆前後，上級部門派人前來省作協擔任黨組書記，同時主持換屆。焦祖堯依然擔任作協主席，但已不再掌權主持工作。然而，原先馬烽、西戎的時代，由作家中的黨員成立黨組、以對上級黨組織負責的格局，從此不再。2003年年底，作協再次換屆。晉軍後起之秀張平被選舉為新一任作協主席，焦祖堯時代徹底結束。山西文壇在新的格局之下，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我的這部著述《穿越》，不承擔全面總結山西文壇歷史的責任，白量也不具備那樣的條件和能力。它只是我一己角度的若干見聞記錄。

在文壇行走三十年，經歷不少，見聞也頗駁雜。本書如何成立結構、將以何種風格的筆調來敘述，筆者大費躊躇。確實，書寫這樣一本著作，不僅需要某種勇氣，更需要某種能力。

眼下，我大致有著這樣一些寫作預期：《穿越》將基本依照時間順序展開，將基本以筆者的經歷見聞作為敘述的主線。在這條主線周圍內，或者將臨時穿插若干平行的副線，以顯豐富；也許將漫漶開去，有如江河氾濫、到下游再復歸河道，力爭追求「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那樣一種古人推崇的散文境界。

下面，書歸正傳。

第一章 文壇五老

西元1977年初，山西省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復刊。刊物不再沿用原先大有影響的《火花》刊名，而改叫《汾水》。其時，我被借調到這個刊物來做編輯。1978年6月，辦理了正式調動手續，我從此成為省作協的一名在冊幹部，當時的具體職業是小說編輯。

調到作協編輯部來工作，除很快就熟悉了同事同仁，對院裏歷史、傳聞掌故漸漸有所知曉，對幾位著名的作家老師也有了一些了解。

文壇的神秘感漸漸消退，而親切感與日俱增。

那時，整個機關和編輯部風氣很正。大家上下一心，協力辦刊；每個作家都潛心創作。當然，後勤工作人員和年輕編輯對幾位老作家十分尊重。這種尊重，多是對人格文品的敬仰，而不是對權力的膜拜。那是我們南華門值得回憶的一個黃金時代。

幾位老作家，成就巨大、名聲顯赫，況且從年齡資歷上講，與青年作家至少已經隔了一代，對年輕人絕不心存嫉妒，而是真誠喜歡大家進步，衷心希望晚生後輩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

文革前，在山西文壇有「文聯五戰友西李馬胡孫」的口碑流傳。這五位前輩作家——西戎、李束為、馬烽、胡正以及孫謙，建國前都是晉綏邊區的文化幹部。其中，以李束為最為年長，一直是馬烽他們的直接領導。新時期以來，李束為雖暫時不曾調回文聯工作，南華門巷子裏卻依然有「文壇五老」的說法。

南華門巷子裏年齡最長的老前輩——詩人岡夫，取代了李束為空缺出來的位置。

一、詩人岡夫

岡夫，本名王玉堂。三十年代就開始投身文學，發表詩作。由於思想進步、鼓吹革命，於抗戰爆發前夕被北京執政府當局逮捕，關押

在著名的草嵐子監獄裏。獄中入黨，介紹人是薄一波。日寇佔領東北之後，對我華北虎視眈眈，隨時可能大舉侵略中國。為了保護幹部，並應對日益嚴峻的形勢，組織決定我被捕同志一律填寫所謂的「自首書」，以便出獄投身抗戰。這本來是一種機智權變，後來在文革中被說成是集體叛變，搞出「六十一個叛徒集團」的驚天大案。

據說，文革初起，造反派搞打砸搶，王老曾經拿出憲法與打家劫舍的暴徒理論。人們當笑話來說。我想，王老久經運動，竟然沒有看透運動，足見其天真詩人氣質。

我們進入南華門，王老年屆七旬，已經退休。老人家漸漸成了巷子裏年齡最大、最和善的老人。但王老記憶力相當好，每有集會之類，往往要提前做詩一首；詩是現代詩，長短句，幾十句詩歌，王老能夠當場靠默記背誦出來。

對於機關工作，僅就我的記憶，王老至少立下兩大功勞。

一件，是幫助解決年輕人的調資問題。我們調入機關之後，迎來了一次全國性的調資。但調資面兒只有百分之四十。狼多肉少，即便馬烽帶頭，老作家們都表態不要這一級工資，年輕人們依然普遍調資困難。領導上便推舉王老出面，上省裏去爭取指標。當時，王謙負責這方面的工作，見了王老，好生客氣。聽說作協名額不夠，需要多少呢？王老說：「也就差那麼五、七、六個的。」王謙大給面子，痛快答應道：「給你十個！」

張石山、李銳等二級工，這才人人得以提升一級工資，每月賺到了四十五元人民幣。

再一件，更了不得。作協現今不是有一個文學院嗎？專業作家編制十來個，曾經薈萃並將繼續薈萃我省優秀作家；凡專業作家，享受全額工資、定期體檢等等優厚待遇。這個幾乎是「世襲」一般的名額編制，也由王老爭取而來。據稱，是王老到北京找到薄一波老領導特批下來的。其時，還在霍士廉主政的山西時代。

全國第四屆作代會，王老作為特邀代表與會。會上，他曾經專程去拜訪過薄一波。回到賓館後，李國濤老師問：「王老，薄老給你說了點什麼呢？」

王老笑呵呵地回答：「呵呵，是說了點子什麼來！」

李國濤回過臉，對我們講：「王老呀，已經有些糊塗了呀！」

當時，我心想：王老哪裏糊塗！他的記憶力驚人，他的眼神是那樣清澈睿智。他只不過是不便說，或者不宜說罷了。此刻，恐怕糊塗的不是王老，而是包括李國濤在內的年輕人呢！

王老九十華誕，上級部門為老人家過壽。老人家不太樂意，他伸出一根手指，說道：「這個時候再過吧！」

王老的目標是起碼活到一百歲。我們期望也都相信，王老能夠活到百歲。他是我們南華門的人瑞啊！

王老卻突然辭世了。聽家人說，老人家笑呵呵的，坐在沙發上，突然不再言語。那真正是無疾而終。

王老創作七十周年，紀念祝賀的大會在他的家鄉武鄉舉辦。我們一千年輕後輩都沒有出席，引起了省委宣傳部的不滿，曾經有副部長級人員下來聲色俱厲地質問：「你們對焦祖堯有意見，也不能這樣狂傲，不給王老面子呀！」

我們卻是壓根就不知道這碼事，作協當政者焦祖堯根本就不通知人家。

作家協會在孟縣召開「藏山筆會」，作為孟縣籍的作家、《山西文學》前任主編，我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筆會。他們能把事情做得那樣決絕，斷然不肯給我出席的機會，然後聽任孟縣文化界、文學界大罵張石山「數典忘祖、忘恩負義、小人得志、不念鄉情」等等。

當時，那人手握重權一手遮天，其既定政策是要把我們全都晾在乾岸上，乾死為止。

我們當然不會乾死。倒是更加歡蹦亂跳。但有些傢伙好比褲襠裏的跳蚤，要不了人的性命，卻搞得你討厭萬端。

沒能出席藏山筆會，遭人唾罵，我當然不會愉快；沒能出席王老的盛大祝賀會議，我們大家都有些遺憾。

機關最早搞基建，孫謙老師參加勞動時，隨口開玩笑說：「你們看那老王，年輕時候也有過風流韻事哩！」

可惜，我那時年輕，沒好意思深追究竟。